四庫全書

子部

子部二十六

譜録類存目

銅劍讃一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梁江淹撰淹字文通濟陽考城人官至散騎常侍左衞將軍封醴陵侯謚曰憲事蹟具梁書本傳齊永明中掘地得古銅劍淹因詮次劍事考古人鑄兵用銅後世鑄兵用鐵之原委以爲之讃雖文止一篇然宋史藝文志文獻通考皆著於録故今亦

附存其目焉

蠙衣生劍記一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郭子章撰子章有蠙衣生易解已著錄是編皆記劍事分上下二篇前有自序謂上篇據劍之實者紀之下卷則紀其寓言如莊子所謂天子劍諸侯劍之類是也

劍筴二十七卷 內府藏本

明錢希言撰希言字簡棲吳縣人是編亦載歷代劍事採摭繁蕪分類尤爲冗瑣

別本考古圖十卷内府藏本

宋呂大臨撰大臨原書十六卷已著錄此本無續圖及釋文乃元大德已亥茶陵陳翼子所重刊附以諸家之考證已非呂氏之舊且亦自多謬誤如河南張氏𣪘敦條下云愚案前惟葢存又云形制與伯百父敦相似而無耳圖像亦非葢形必是謬誤今考所云惟葢存者乃中言父旅敦正作葢形此條原文但有形制與伯百父敦略相似字無惟葢存字翼子所云殊爲舛誤明萬厯中遂州鄭樸

重刊之新都楊明時繪圖及摹篆而題其首曰元默齋羅更翁考訂今考卷前陳才子序稱吾弟翼甫廣呂公好古素志屬羅兄更翁臨本且更翁刻以傳世併采諸老辨證附左方則似繪圖刊板並考證皆出更翁至翼子序則云命友臨本刊訛刻傳且採諸君子辨證附其下或嗤予刓精芻狗之器云云則似臨圖及篆者為更翁增考證者實翼子兩序皆語意蹇澁其出誰手竟不可明今既未見茶陵刊板作何題署姑闕疑焉可矣

紹興內府古器評二卷 內府藏本

舊本題宋張掄撰掄字材甫履貫未詳周密武林舊事載乾道三年三月高宗幸聚景園知閤張掄進柳梢青詞蒙宣賜淳熙六年三月再幸聚景園掄進壺中天慢詞賜金盃盤法錦是年九月孝宗幸絳華宮掄進臨江仙詞則亦能文之士又王應麟玉海曰張掄爲易卦補遺其說曰易以初上二爻爲定體以中四爻爲變繫辭謂之中爻先儒謂之互體所謂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八卦互成剛柔

相易之道非此無見焉則掄亦留心於經術又張端義貴耳集曰孝宗朝幸臣雖多其讀書作文不減儒生應制燕閒未可輕視當倉卒翰墨之奉豈容宿撰其八有曾覿龍大淵張掄徐本中王忭劉弼當時士大夫少有不游曾龍張徐之門者則掄亦狎客之流然宋史佞倖傳僅有曾覿龍大淵王忭不列掄等則但以詞章邀寵未亂政也是書宋以來諸家書目皆不著錄據書末毛晉跋稱晉得於范景文景文得於于奕正至奕正從何得之則

莫明所自上卷凡九十八事下卷凡九十七事皆
漢以前物漢以後者惟梁中大同博山鑪一器其
中如上卷之周文王鼎商若癸鼎父辛鼎商持刀
祖乙卣周召父彞商父辛尊商父癸尊商父庚觚
商持刀父已鼎周淮父卣周虎斝周季父鼎周南
宮中鼎商癸鼎商瞿鼎商貫耳弓壺商亞虎父丁
鼎商祖戊尊商兄癸卣周已酉方彞周觚稜壺周
䜌女鼎商子孫父辛彞周叔液鼎商父已鼎周宰
辟父敦周剌公敦周孟皇父彞下卷如商蕫父辛

卣周舉已尊商父丁尊周仲丁壺商父已尊商象形饕餮鼎商龍鳳方尊周犧尊商伯伸鼎商夔龍饕餮鼎周節鼎周中鼎周婦氏鼎商提梁田鳳卣漢麟瓶周虬紐鐘周樂司徒卣漢獸耳圓壺漢提梁小匾壺商祖丙爵商子孫已爵周仲偁父鼎皆即博古圖之文割剝點竄詞義往往不通其他諸器亦皆博古圖所載惟上卷商虎乳彝周言鼎周尹鼎周獸足鼎下卷商祖癸鼎周乙父鼎周公命鼎周方鼎商立戈父辛鼎商父辛鼎爲博古圖所

不收而已考館閣續錄所載南渡後古器儲藏祕省者凡四百十八事淳熙以後續降付四十事別有不知名者二十三事嘉定以後續降付八十三事與此書所錄數既不符而此書所載商葺父辛卣父辛鼎周南宮中鼎周繇女鼎皆嘉定十八年十一月所續降付何以先著錄於紹興中其爲明代妄人剽博古圖而僞作更無疑義毛晉刻入津逮祕書葢未詳考其文也

焦山古鼎考一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題云王士祿圖釋林佶增益實則張潮所輯也潮字山來徽州人焦山古鼎久已不存世僅傳其銘識士祿所據者程邃之本佶所據者徐𤾉之本二本互有得失潮則又就寺中重刻石本爲之益失眞矣

古奇器錄一卷內府藏本

明陸深撰深有南巡日錄已著錄是書雜錄古人奇器名目各標出處末附以江東藏書目錄經第一理學第二史第三古書第四諸子第五文集第

六詩集第七類書第八雜史第九地志第十韻書
第十一小學醫學第十二雜流第十三又特爲制
書一類其義例與歷代書目頗有不同葢深以意
爲之非古法也

古器具名二卷附古器總說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胡文煥編文煥有文會堂琴譜已著錄是書於
每一古器各繪一圖先以博古圖考古圖次以欣
賞編欣賞編者即抄襲說郛內之古玉圖也古玉
圖元人朱德潤編有德潤自序刻說郛者既失其

序而沈潤卿欣賞編又沒所自來文煥此書遂直以爲据欣賞編訛以傳訛其無所考証可見博古考古二圖所載甚備乃每器僅擇其一亦不知其何取末附總說一卷則全襲博古圖之文益爲弇鄙博古圖成於宣和禁絕史學之日引据原缺文煥不能考定乃剽竊割裂又從而汨亂之其鉤摹古篆亦不解古人筆法尤訛謬百出不知而作其此書之謂歟

分宜清玩譜一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取嚴嵩家藏寿書畫器玩之目彙爲一冊皆摘其尤珍異者錄之尚非其全籍也

古玉圖譜一百卷內府藏本

舊本題宋龍大淵等奉勅撰宋史藝文志不載他家著錄者皆未之及尤袤遂初堂書目有譜錄一門自博古考古圖外尚有李伯時古器圖晏氏辨古圖八寶記玉璽譜諸目亦無是書之名朱澤民古玉圖作於元時亦不言曾見是書莫審其所自來今卽其前列修書諸臣職銜以史傳考證舛互

之處不可枚舉案宋制凡修書處有提舉監修詳定編修諸職名從無總裁副總裁之稱其可疑一也宋制翰林學士承旨以學士久次者爲之宋史佞倖傳載龍大淵紹興中爲建王內知客孝宗受禪自左武大夫除樞密副都承旨知閤門事出爲江東總管是大淵官本武階不應爲是職又提舉嵩山崇福宮下加一使字宋制亦無此名且傳稱大淵於乾道四年死此書作於淳熙三年在大淵死後九年何得尚領修纂之事其可疑二也又字

文粹中列銜稱翰林直學士考南宋館閣錄及翰
院題名記自乾道至淳熙僅有王淮崔敦詩胡元
質周必大程叔達諸人無粹中之名其可疑三也
又宋史佞倖傳載曾覿字純甫汴人紹興中爲建
王內知客孝宗以潛邸舊人除權知閤門事淳熙
元年除開府儀同三司六年加少保醴泉觀使今
是書既作於淳熙三年而於覿之列銜僅稱檢校
工部侍郎轉無儀同三司之稱且考宋志檢校官
一十九但有檢校尚書從無檢校侍郎者殊爲不

合其可疑四也武林舊事稱張掄爲知閤蓋知閤門事之省文亦武臣之職而是書乃作提舉徽猷閣按徽猷閣爲哲宗御書閣據宋志祇設有學士待制直閣並無提舉一官若提舉秘閣則當用宰執又非掄所應爲顯爲不考宋志因知閤而附會之其可疑五也宋志皇城司但有幹當官無提舉之名此作提舉皇城司事張青與志不合其可疑六也又士祿列銜稱帶御器械忠州防禦使直寶文閣葉盛列銜稱帶御器械汝州團練使直敷文

閤案帶御器械防禦團練皆環衛武臣所授階官而直閤爲文臣貼職南宋一代從未有以加武職者其可疑七也北宋有太常禮儀院元豐定官制已歸併太常寺南渡無禮儀院之名而此又有太常禮儀院使錢萬選其可疑八也書畫譜引陳善杭州志載劉松年於寧宗朝進耕織圖稱旨賜金帶此書作於淳熙初距寧宗卽位尚二十年而已云賜金帶其可疑九也圖繪寶鑑稱李唐官成忠郎畫院待詔而此乃作儒林郎既不相合且唐在

崇宗朝已入畫院建炎中以邵宏淵薦授待詔圖繪寶鑑稱其時已年近八十淳熙距建炎五十年不應其人尚存其可疑十也畫史會要稱馬遠爲光寧朝待詔陳善杭州志稱夏圭爲寧宗朝待詔今淳熙初已有其名時代不符其可疑十一也宋志樞密院無都事工部無司務文思院祗有提轄監管監門諸職無掌院之名種種乖錯不合其可疑十二也此必後人假托宋時官本又僞造銜名以證之而不加考據妄爲捃摭遂致舛錯乖互不

能自掩其蹟其亦不善作僞者矣

泉志十五卷 湖北巡撫採進本

宋洪遵撰遵有翰苑羣書已著錄是書彙輯歷代錢圖分爲九品自皇王偏霸以及荒外之國凡有文字可紀形象可繪者莫不畢載頗爲詳博然歷代之錢不能盡傳於後代遵自序稱嘗得古泉百有餘品是遵所目驗宜爲之圖他如周太公泉形圜函方猶有漢食貨志可據若虞夏商泉何由識而圖之且漢志云太公爲圜函方形則前無是形

可知遵乃使虞夏商盡作周泉形不亦謬耶至道
書天帝用泉語本俚妄遵亦以意而繪形則其誕
彌甚矣是又務求詳博之過也

百寶總珍集十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不著撰人名氏考其書中所記乃南宋臨安市賈
所編也所載金珠玉石以及器用等類具詳出產
價值及真僞形狀每種前載七言絶句一首取便
記誦詞皆猥鄙首載玉璽一條非可估易之物尤
爲不倫

燕几圖一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舊本題宋黃伯思撰考伯思卒於徽宗初年此本前有自序乃題紹熙甲寅十二月丙午則南宋光宗之五年如謂爲紹聖之訛則紹聖四年起甲戌盡丁丑實無甲寅前乎此者甲寅爲神宗熙寧七年後乎此者甲寅爲高宗紹興二十四年亦皆不相及又伯思字長睿而序末題雲林居士黃長睿伯思序以字爲名以名爲字尤舛謬顛倒殆後人所依托也其法初以几長七尺者二長五尺二寸

五分者二長三尺五寸者二皆廣一尺七寸五分高二尺八寸縱横錯綜而列之爲二十體變爲四十名謂之骰子卓取其六數也後增一几易名七星衍爲二十五體變爲六十八名各標目而系以說蓋閒適者遊戲之具陶宗儀已收之說郛中此後人錄出別行之本也

槎居譜一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黃鶴撰鶴字修翎宜興人嘉靖己未進士所居宅名槎居有仰陶亭空中閣諸勝皆自出意匠爲

之此譜乃敘其宮室器服備造之製而各系以銘語意纖仄體近俳諧其一點圓銘尤為鄙俚

蝶几譜一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嚴澂撰澂有松絃館琴譜已著錄是編因燕几圖而變通之燕几以方几長短相參此則以句股之形作三角相錯形如蝶翅故曰蝶几其式有三其制有六其數十有三其變化之式凡一百有餘較燕几圖頗巧云

文苑四先生集四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鍾嶽秀撰嶽秀字泰華自署曰江左人其邑里則未詳也是編仿蘇易簡文房四譜而稍廣之所采自唐韓愈毛穎傳以下凡爲筆墨紙硯而作者分體編輯其事迹則隨文附見而嶽秀所自作者亦載焉體例繊小採摭尤爲蕪襍遠不及蘇氏書也

歙硯志三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江貞撰貞字吉夫婺源人官紹興府教授其書以饒州守葉㫤貴與其弟東昌守㫤器所撰硯志

及貞族祖遜硯譜參合成編大約皆以宋治平敘

硯譜洪适硯說爲藍本而稍增益之

程氏墨苑十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程君房撰君房歙縣人是編以所製諸墨摹畫成圖分爲六類曰元工曰輿地曰人官曰物華曰儒箴曰緇黃每類各分上下二卷雕鏤題識頗爲精巧與方于魯墨譜鬬新角異實兩不相下考沈德符飛鳧語畧載方程兩人以名相軋爲深讐程墨嘗介內廷進之神宗方于魯恨之程以不食死

實方之力真墨妖亦墨兵也姜紹書韻石齋筆談則云方程以治墨互相角勝方氏墨譜倩名手為圖刻畫研精細入毫髮程作墨苑以矯之益于魯徵時曾受造墨法於君房仍假館授餐程有妾頗美麗其妻妒而出之正方所募令媒者輾轉謀娶程訟之有司遂成隙未幾程坐殺人繫獄疑方陰嗾之故墨苑內繪中山狼以詆方焉二書所載雖情事稍殊而其為搆釁則一夫以松煤小技而互相傾陷若此方之傾險固不足道程必百計以圖

報是何所見之未廣乎

方氏墨譜六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方于魯撰于魯初名大激後以字行改字建元歙縣人初亦頗學為詩汪道昆與之聯姻招入豐干社獎飾甚至後得程君房墨法乃改而製墨與君房相軋彎弓射羿世兩譏焉此編乃所作墨譜首列同時諸人投贈之作下分國寶國華博古博物法寶鴻寶六類上自符璽圭璧下至雜佩凡三百八十五式摹繪精細各系題贊亦備列眞草隸

篆之文頗爲工巧然其意主於炫耀以求名故所繪僅墨之形製與程氏爭勝於刻鏤間耳於墨法未嘗一講也

雪堂墨品一卷內府藏本

國朝張仁熙撰仁熙字長人號藕灣廣濟人是編乃宋犖爲黃州通判時仁熙品其所藏之墨以漫堂墨品所紀年月推之蓋作於康熙辛亥自方正牛舌墨以下凡三十六種意以配蘇軾雪堂試墨三十六丸也

漫堂墨品一卷 内府藏本

國朝宋犖撰犖有滄浪小志已著錄犖所藏墨張仁熙既為品次越十四年為康熙甲子又積得三十四丸各列形狀款識與前品體例畧同

曹氏墨林二卷 通行本

國朝曹素功編素功字聖臣歙縣人歲貢生工於製墨所製紫玉光天琛蒼龍珠天瑞豹囊叢賞青麟髓千秋光筆花岱雲寥天一薇露浣香玉五玨文露紫英漱金大國香蘭烟諸品僅十八種不似方

程諸家以誇多鬬巧爲事而大抵適於實用故士大夫頗重之是編則一時投贈詩文素功裒輯成帙者也

冠譜一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顧孟容撰孟容錢塘人是書統載歷代冠製如孔子製司寇冠杏壇冠燕居冠顔閔冉仲製德行冠曾子製進禮冠子思製思美冠孟子製緇布冠均不見傳記殊爲杜撰又每冠必繪之爲圖若親見其形製者虛誕尤甚卷首有永樂甲辰刑部員

外郎尤芳序謂孟容多藝能凡所製冠必遵古製亦不考之甚矣

冠圖一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前後亦無序跋以其書考之即顧孟容之冠譜作僞者別立新名而故隱作者之姓字耳

汝水巾譜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朱術均撰術均字均焉自號汝水居士遼簡王植七世孫由輔國中尉換授鎮江府通判遷戶部

主事此書載古今巾式凡三十二圖自華陽巾以下十三種或採古書或徵畫籍而倣爲之然敘次多舛畧如折上巾葛巾幅巾其尺幅形製皆可考見乃畧而不敘又明制本有軟巾諸色及俗尙之凌雲等巾亦俱失於登載至貝葉巾以下十九種則無所証據皆術均以意創爲之耳

香國三卷 安徽巡撫採進本

明毛晉撰晉有毛詩陸疏廣要已著錄是編雜錄香事或註所出或不註所出皆陳因習見之詞亦

多麗雜劃裂如狄香一條云洒掃清枕席鞮芬以狄香鞮屨也狄香外國之香也註曰見張衡同聲歌案洒掃二句實同聲歌之語鞮屨也以下乃後人解釋之文豈得曰見同聲歌乎全書大抵似此不足據也

素園石譜四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林有麟撰有麟有青蓮舫琴雅已著錄是編乃有麟於所居素園闢元池館以聚奇石因采宣和以後石之見於往籍者凡百種具繪爲圖綴以前

人題詠始蜀中永寧石終於松江普照寺達摩石大抵以意摹寫未必一一肖其眞也

石品二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郁濬撰濬字開之松江人是書成於萬歷丁巳褎錄古來石名頗無倫次又多剽取類書褎說至屠隆陳繼儒之語亦據為典故則大畧可睹矣

怪石贊一卷內府藏本

國朝宋犖撰昔蘇軾作怪石供而齊安之石遂名天下犖官黃州通判時得其佳者十有六各為製名

一曰宜春勝一曰達摩影一曰紫鴛鴦卵一曰寒潭秋藻一曰紅蜀錦一曰朱霞籠月一曰鬼面石一曰玉貝葉一曰三台象一曰雙白眼一曰紅蝦蟆一曰鸜鵒眼一曰玉蟾蜍一曰楊妃瘢一曰賓猫睛一曰冰天月各紀其狀而係以贊成於康熙四年

觀石後錄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有仲氏易已著錄是編皆記其客福建時所得壽山諸石一一詳其形色凡四十

有九自序謂嘗見友人高兆作觀石一錄流傳人間故此日後錄其記壽山之石明謝在杭始言之然求之見後山僧偶磨爲印亦不甚著名

國朝陳自浴乃賫糧開斵大著於世其事在康熙戊申考古人印惟銅玉最夥顧氏印藪或間註綠寶石印亦不知其爲何寶石其以燈光凍石作印則始於文彭不得康熙七年陳自浴始採而鬻之奇齡苐據所見言之耳

漢甘泉宮瓦記一卷福建巡撫採進本

國朝林佶撰佶字吉人侯官人康熙己卯舉人直

武英殿壬辰

特賜進士授內閣中書此瓦乃佶之兄侗得於陜西石門

山中琢以爲研今其後人猶藏之瓦背一印外圓

而中以格斗界之字隨格斗作三角形其文曰長

生未央世亦多有拓本王士禛詩注及此卷末張

潮跋均以爲長生甘泉四字誤也

右譜錄類器物之屬三十一部二百十九卷皆附存

目

茶寮記一卷　內府藏本

明陸樹聲撰樹聲有平泉題跋已著錄樹聲初入翰林與嚴嵩不合罷歸後張居正柄國欲招致之亦不肯就此編即其家居之時與終南山僧明亮同試天池茶而作分八品品泉烹點嘗茶茶候茶侶茶勳七則均寥寥數言姑以寄意而已不足以資考核也

茶約一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何彬然撰彬然字文長一字寧野蘄州人是書

成於萬歷己未畧倣陸羽茶經之例分種法審候
採擷就製收貯擇水候湯器具釃飲九則後又附
茶九難一則

別本茶經三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舊本題曰玉茗堂主人閱玉茗堂主人湯顯祖之
別號也顯祖有玉侯鯖字海已著錄是編取陸羽
之書合爲一卷後附水辨外集各一卷然編次無
法疏舛頗多如皇甫冉送陸鴻漸山人採茶詩誤
爲皇甫曾歐陽修大明水浮槎山水二記列東坡

志林之後雀舌下材一條出沈括夢溪筆談題下失註書名連於唐張又新煎茶水記之後遂似又新之作皮日休茶中雜詠序刪詩存序以冠篇首改名茶經序陸羽傳刪去唐書舊贊別加童史氏承敘贊語冗雜顛倒毫無體例顯祖似不至此殆坊賈托名歟

茶董二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夏樹芳撰樹芳字茂卿江陰人是編雜錄南北朝至宋金茶事曰茶董者取董狐史筆之意也其

書不及採造煎試之法但摭詩句故實然疎漏特甚舛誤亦多

茗笈二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明屠本畯撰本畯有閩中海錯疏已著錄是編錄論茗事上卷分溯源得地乘時揆制藏茗品泉候火定湯八章下卷分點瀹辨器申忌防濫戒淆相宜衡鑒元賞八章每章多引諸書論茶之語而前引以贊後系以評又取陸羽茶經分冠各篇頂格書之其他諸書皆亞一格書之然割裂餖飣已非

茶經之全文點論二章併無茶經可引則竟闕之核其體例似䟽解茶經又不似䟽解茶經似增刪茶經又不似增刪茶經紛紜錯亂殊不解其何意也

茗史二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萬邦寧撰邦寧奉節人天啟壬戌進士是書不載焙造煎試諸法惟雜採古今茗事多從類書撮錄而成未爲博奥

茶䟽一卷 內府藏本

明許次紓撰次紓字然明錢塘人是書凡三十九則論採摘收貯烹點之法頗詳中間擇水一條誤以金山頂上井爲中泠泉考証殊爲疎舛

茶史二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國朝劉源長撰源長字介祉淮安人是編上卷記茶品下卷記飲茶共分子目三十冗碎殊甚卷端題名自稱曰八十翁葢暮年頤養姑以寄意而已不足以言著書也

水品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徐獻忠撰獻忠有吳興掌故集已著錄是編皆品煎茶之水上卷爲總論一曰源二曰清三曰流四曰甘五曰寒六曰品七曰雜說下卷詳記諸水自上池水至金山寒穴泉目錄列三十四名而書中多蹟襲崖瀑萬縣西山包泉雲陽縣天師泉潼川鹽亭縣飛龍泉遂寧縣靈泉五名葢目錄偶脫又麻姑山神功泉目錄在鐵篩泉後而書則居前亦誤倒也其上卷第六篇中駁陸羽所品虎邱石水及二瀑水吳淞江水張又新所品淮水第七篇

中駁羽煮水初沸調以鹽味之說亦自有見然時有自相矛盾者如上卷論瀑水不可飲下卷乃列噴霧崖瀑引張商英之說以爲偏宜煮茗下卷濟南諸泉條中論珍珠泉涌出珠泡爲山氣太盛不可飲天台桐栢宮水條又謂涌起如珠甘冽入品恐亦一時興到之言不必盡爲典要也舊本題曰水品全帙立名殊不可解考田崇衡蔣灼二跋皆稱水品無全帙字疑書僅一冊藏弆家插架題籤於水品下寫全帙字傳寫者誤連爲書名也今從

舊本仍題曰水品焉

煮泉小品一卷 内府藏本

明田藝蘅撰藝蘅有大明同文集已著録是書凡分十類一源泉二石流三清寒四甘香五宜茶六靈水七異泉八江水九井水十緒談大抵原本舊文未能標異於水品茶經之外

湯品無卷數 副都御史黄登賢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分十六品首爲煎法以老嫩言者凡三品次爲注法以緩急言者凡三品次以器標

者凡五品次以薪論者凡五品大抵餖飣成書不足以資觀覽

酒譜一卷 內府藏本

舊本題臨安徐炬撰不著時代所載賜酺條中有洪武南市十四樓及顧佐奏禁挾妓事是明人也其序自云采唐汝陽王璡等十三家書而成然引據每多訛舛如以梁劉孝標松子玉漿衛卿雲液二句爲送酒與蘓軾之啟以魏武帝何以解憂惟有杜康二句爲出焦贛易林以月泉吟社村歌聒

耳烏鹽角村酒柔情玉練槌三句與李白遥看漢水鴨頭綠正似葡萄初潑醅二句皆爲杜甫詩以水經注劉白墮之事爲出五斗先生傳以前定録松醪春之名爲東坡詩如斯之類幾於條條有之其爲撦拾之學可知矣

酒史六卷内府藏本

明馮時化撰前有隆慶庚申趙惟卿序稱時化字應龍別號與川晚自號無懷山人而不著其里籍其書分酒系酒品酒獻酒述酒餘酒考皆酒之詩

文與故實然舛陋殊甚其酒考中一條云羽觴見
王右軍其蘭亭序云羽觴隨波則其他可知矣卷
末載吳淑事類賦中酒賦一篇以補其遺題曰燕
山居士亦不知其爲何許人也又浙江鮑士恭家
別本其文並同而改題曰徐渭撰案書中所載有
袁宏道觴政酒評渭集雖宏道所編然宏道實不
及見渭渭何由收宏道作乎其爲坊賈僞題明矣
觴政一卷內府藏本
明袁宏道撰宏道字無學公安人萬歷壬辰進士

官至吏部稽勳司郎中事迹具明史文苑傳是書紀觴政凡十六則前有宏道引語謂採古科之簡正者附以新條爲醉鄉甲令朱國禎湧幢小品曰袁中郎不善飲而好談飲著有觴政一篇即此書也

酒概四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沈沈撰自題曰震旦醯民囷囷父前有自序一首則稱曰禍之父囷囷沈沈名號詭譎不知何許人每卷所署校正姓氏皆稱海陵則刻於泰州者

也其書仿陸羽茶經之體以類酒事一卷三目曰酒名器二卷七目曰釋法造出稱量飲三卷六目曰評僻寄緣事異四卷六目曰功德戒亂令文禖引諸書體例叢碎至以孔子爲酒聖阮籍陶潛王績邵雍爲四配尤妄誕矣

酒部彙考十八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不著撰人名氏卷三末載

國朝康熙三十年禁止直隸所屬地方以蒸酒糜米穀

上諭一條當爲近人所著矣所錄自經史以及稗乘詩詞凡涉於酒者徵採頗富分爲彙考六卷總論一卷紀事五卷雜錄外編各一卷藝文四卷然編次錯雜殊乏體裁每卷之首空前二行而以酒部彙考爲子目意其欲輯類書而未成此其一門之賸稾也

疏食譜一卷內府藏本

明汪士賢山居雜志載此書題曰清漳陳達叟撰不著時代千頃堂書目亦作達叟題曰宋人考左

圭百川學海載有此書則宋人無疑然百川學海所刻其序自稱本心翁而書前標題乃作門人淸漳友善書堂陳達叟編則達叟乃編其師之書非所自撰也所載食品二十種各繫以贊皆粗糲草具故曰蔬食干頃堂書目加草作蔬失其旨矣

飲膳正要三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元和斯輝撰 和斯輝原作忽思慧今改正 和斯輝官飲膳太醫其始末未詳是編前有天歷三年進書奏稱世祖設掌飲膳太醫四人於本草內選無毒無相反可

毛

人食補益藥味與飲食相宜調和五味及以每日所造珍品御膳所職何人所用何物標注於歷以驗後效和斯輝自延祐間選充是職因以進用奇珍異饌湯膏煎造及諸家本草名醫方術並日所必用穀肉果菜取其性味補益者集成一書虞集奉勑為之序所言皆當時之制其中如貎店井水之類頗足以資考證惟神仙服食一門詞多荒誕耳

易牙遺意二卷　副都御史黄登賢家藏本

舊本題元韓奕撰奕字公望平江人生於元文宗時入明遁迹不仕終於布衣是編仿古食經之遺上卷爲醖造脯鮓蔬菜三類下卷爲籠造爐造糕餅湯餅齋食果實諸湯諸藥八類周履靖校刊稱爲當時豪家所珍考奕與王賓王履齋名明初稱吳中三高士未必營心刀俎若此或好事者僞撰託名於奕耶周氏夷門廣牘胡氏格致叢書曹氏學海類編所載古書十有九僞大抵不足據也

飲食須知八卷　編修程晉芳家藏本

元賈銘撰銘海寧人自號華山老人元時嘗官萬戸入明已百歲太祖召見問其平日頤養之法對云要在愼飲食因以此書進覽賜讌禮部而回至百有六歲乃卒書中所載自水火以及蔬果諸物各疏其反忌皆從諸家本草中摘敘成書自序謂物性有相反相忌本草疏注各物皆損益相半令人莫可適從玆專選其反忌彙成一編然別無出於本草之外者不足取也

饌史一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不著撰人名氏舊本題曰元人亦臆度之也其書雜記飲食故事所採如酉陽雜俎東京夢華錄武林舊事之類大抵習見又以饌史爲名而波及食量已爲支蔓乃併劉邕嗜痂權長孺嗜爪甲鮮于叔明嗜臭蟲事亦併闌入皆與饌無涉益乖體例矣

天廚聚珍妙饌集一卷永樂大典本

不著撰人名氏所言皆製造飲食法度料例分類編次有汝陽史維泉序曰東原鬻書李順之購得

善本目之曰天厨聚珍妙饌集將鋟梓以廣其傳蓋舊有其書而李順之刻之爲題此名當時已不知誰所作矣

居常飲饌錄一卷 編修程晉芳家藏本

國朝曹寅撰寅字子清號楝亭鑲藍旗漢軍康熙中巡視兩淮鹽政加通政使銜是編以前代所傳飲膳之法彙成一編一曰宋王灼糖霜譜二三曰宋東谿遯叟粥品及粉麪品四曰元倪瓚泉史五曰元海濵逸叟製脯鮓法六曰明王叔承釀錄七曰

明釋智舷茗箋八九曰明灌畦老叟蔬香譜及製蔬品法中間糖霜譜寅巳別刻入所輯楝亭十種其他亦頗散見於說郛諸書云

右譜錄類食譜之屬二十三部六十卷內一部無卷數皆附存目

唐昌玉蘂辨証一卷內府藏本

宋周必大撰必大有玉堂雜記已著錄唐昌觀玉蘂花傳自唐時宋祁疑爲瓊花黃庭堅以爲瑒花必大以爲皆非是故記所目驗者辨証之原載平

圖集中此本乃毛晉摘出刻入津逮秘書者也

瓊花譜一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楊端撰端字惟正鄞縣人成化間寓居揚州是集採摭前人瓊花篇什彙爲一編以備故實首冠杜斿瓊花記故或題曰杜斿瓊花譜考斿宋人字叔高端平初以布衣召入館閣校讐此本載及元明非斿作也又錢曾讀書敏求記載瓊花考一卷成化丁未楊端木輯與此本序文年月合當即一人一書錢曾衍一木字耳范欽天一閣所藏別有

揚州瓊花集以雜文爲一卷詩爲一卷詞爲一卷

蓋即因此本而分析其卷帙亦題曰楊端則木字

爲誤增竄矣

天彭牡丹譜一卷內府藏本

宋陸游撰游有入蜀記已著錄是編記蜀天彭花

事之盛已載渭南文集第四十二卷此其別行之

本也

亳州牡丹志一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不著撰人名氏千頃堂書目列朱統鍇牡丹志後

疑亦紕繆作也亳之牡丹始薛蕙亳之牡丹志始薛鳳翔此本與鳳翔書不同而簡畧殊甚後附牡丹雜事四條第一條稱神隱者乃明寧王權之別號第二條稱上皇召至驪山當爲唐元宗第三條稱太祖斷宫嬪腕者不知爲明爲宋大抵齊東之語第四條乃張鎡牡丹會事皆與亳州無與不審何以載入也

牡丹史四卷 內府藏本

明薛鳳翔撰鳳翔字公儀亳州人由例貢仕至鴻

臚寺少卿明時亳中牡丹最盛鳳翔家園種藝尤
多因著是編葢本歐陽修譜而推廣之然記一花
木之微至於規倣史例爲紀表書傳外傳别傳花
考神異方術藝文等目則明人粉飾之習不及修
譜之簡質有體矣

香雪林集二十六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王思義編思義有宋史纂要已著錄是編凡梅
圖二卷詠梅詩詞文賦二十二卷終以畫梅圖譜
二卷

蘭譜一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王貴學撰貴學字進叔臨江人譜凡六則一曰品第之等二曰灌溉之候三曰分析之法四曰沙泥之宜五曰愛養之地六曰蘭品之產貴學不知何許人是書諸家書目亦皆不著錄惟見於陶宗儀說郛王世貞嘗云蘭譜惟宋王進叔本為最善葢即指說郛本也此本為毛晉所刋葢得諸金壇于鏘者然視說郛本尚少三十餘條則已非完書矣

蘭易一卷附錄蘭易十二翼一卷蘭史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是書上卷爲蘭易一名天根易題宋鹿亭翁撰朱彝尊經義考載其自序云蘭易始於復故曰天根又載馮京序云蘭易一卷受之四明山中田父書稱鹿亭翁著拔郡縣志四明山有鹿亭今迷不知處無問作者姓氏矣要是宋代隱者云云此本已無自序蓋傳寫佚之其書以復臨泰大壯夬乾姤遯觀剝坤十二月卦爲蘭消長之機每卦各綴以詞其文如象下又各繫以詞其文如象傳備述出

納栽培之法蓋戲仿周易爲蘭譜耳又附口訣二條蘭月令十二章不知誰作下卷爲蘭易十二翼述養蘭宜忌十二條題曰蕈溪子考經義考載馮京序此本題曰蕈溪子則蕈溪子即京也其序稱鹿亭翁爲宋代隱者則非宋之馮京當別一人而同姓名矣末爲蘭史一卷亦題蕈溪子撰首列蘭表依漢書古今人表例分列九等而下中下下二等闕而不錄次爲蘭本紀所列凡三種次爲蘭世家所列凡十一種次爲蘭列傳所列凡二十種次

爲蘭外紀所列凡九種次爲蘭外傳所列凡五種
葢鹿亭翁戲擬經京旣戲擬傳又戲擬史也其蘭
易爲詞人狡獪之作與易義本無所涉朱彝尊列
之擬經門中殊乖體例今並改列之譜錄庶存其
眞焉

蓺菊志八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國朝陸廷燦撰廷燦有續茶經已著錄廷燦居南翔
鎭在槎溪之上蓺菊藪畝王翬爲繪蓺菊圖一時
多爲題咏廷燦因廣徵菊事以作此志凡分六類

曰考曰譜曰法曰文曰詩曰詞而以蘜莉圖題詞附之

茶花譜三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舊本題樸靜子撰不著名氏前有康熙己亥自序葢其官漳州時所作也茶花盛於閩南而以日本洋種爲尤勝是編上卷爲花品凡四十三種其文欲以新雋冷峭學屠隆陳繼儒之步而纖佻彌甚如叙虎班曰經紅緯白依稀偣機杼於陰陽非錦之一種而何不然騶虞仁獸血跡安從撓異文補

錄雄品風來樹底莫教咆哮於芳叢云云是何等語乎中卷爲咏花之作凡七言絕句六十七首下卷則種植之法也

永昌二芳記三卷浙江鄭大節家藏本

明張志淳撰志淳自號南園野人雲南籍江寧人成化甲辰進士官至戶部侍郎坐劉瑾黨勒致仕其名見明史焦芳傳中然無事迹可見疑亦康海王九思之類也是編以永昌所產山茶杜鵑二花爲一譜上卷山茶花品三十六種中卷杜鵑花品

二十種下卷則二花之故實詩文其論躑躅山榴杜鵑之名自唐已無别謂杜鵑但可名山石榴不可名躑躅躑躅爲杜鵑别種其花攢爲大朵非若杜鵑小朶各開俗名映山紅無所謂黄紫碧者韓愈元稹梅堯臣詩並誤其考證亦不苟也

缾花譜一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張謙德撰謙德後改名丑有清河書畫舫已著錄是書首品缾次品花以及折枝插貯等事而終以護缾據書首自序葢其稚齡所作也

荔支通譜十六卷 編修汪如藻家藏本

明鄧慶寀撰慶寀字道協福州人是書以諸家荔支譜輯爲一篇故曰通譜凡蔡襄譜一卷徐𤊹譜七卷慶寀所自爲譜六卷附宋玨譜一卷曹蕃譜一卷蔡譜尚已徐譜所收如十八娘別傳之類鄧譜所收如鮑山荔支夢之類皆近傳奇宋譜福業諸說不脫明人小品習氣曹譜差簡質猶有古格

筍梅譜二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釋眞一撰眞一居江南法華山龍歸塢其地多

筍梅花亦極盛因各爲作譜書成於天啓七年

澹圃芋紀一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楊德周撰趙士駿復增定之德周字齊莊鄞縣人萬歷戊子舉人官高唐縣知縣士駿字西星亦鄞縣人其書專紀芋魁典故凡十類一名二藝三食四忌五事六論七詩八賦九謠十方採摭頗詳

竹譜一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陳鼎撰鼎有東林列傳已著錄此書記竹之異者凡六十條

箋卉一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國朝吳菘撰菘字綺園歙縣人黃山僧雪花嘗以黃山所産諸卉繪爲圖宋犖爲題句菘因各爲作箋凡三十五條

茗譜六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汪憲撰憲有說文繫傳考異已著錄是編雜採茗之文句故實卷一曰釋名卷二曰總敘茗卷三曰諸品茗卷四卷五曰茗生處所卷六曰雜錄

學圃襍疏一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王世懋撰世懋有𨚗金傳已著錄茲編皆記其圃中所有暨聞見所及者分花果蔬瓜豆竹六類各疏其品目及栽植之法大致以花為主而草木之類則從畧書止一卷續說郛以花蔬果蔬各分為卷者非也

羣芳譜三十卷內府藏本

明王象晉撰象晉字藎臣山東諸城人萬歷甲辰進士官至浙江右布政使是書凡天譜三卷歲譜四卷穀譜一卷蔬譜二卷果譜四卷茶竹譜一卷

桑麻葛苧譜一卷藥譜三卷木譜三卷花譜三卷卉譜二卷鶴魚譜一卷略於種植而詳於療治之法與典故藝文割裂餖飣頗無足取

聖祖仁皇帝詔儒臣刪其蕪駁正其舛謬復爲拾遺補闕成廣羣芳譜一書昭示萬世覆視是編眞已陳之土苴矣

汝南圃史十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周文華撰文華字含章蘇州人前有萬歷庚申陳元素序稱之曰光祿君不知爲光祿何官也文

華自序稱因見幺齋花史嫌其未備補葺是書凡分月令栽種花果木果水果木本花條刺花草木花竹木草蔬菜瓜豆十二門皆敘述栽種之法間以詩詞大抵就江南所有言之故河北蘋婆嶺表荔支之屬亦不著錄較他書剽剟陳言侈陳珍怪者較爲切實惟分部多有未確如西瓜不入瓜豆而入水果枸杞不入條刺而入蔬菜皆非其類

花史左編二十七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王路撰路字仲遵嘉興人此書皆載花之品目

故實分類編輯屬辭隸事多涉佻纖不出明季小
品之習浙江通志載王路花史二十四卷有天啓
元年李日華序今此本二十七卷無日華序而前
有陳繼儒序與路所作小引皆稱二十四卷又此
本二十五卷花之友二十七卷花之器皆題譚雲
宣猷馭雲子補二十二卷花塵題百花主人輯則
路書本二十四卷此三卷乃後人所補入而刊書
者併爲一目耳又路小序稱此書爲左編别有右
編爲花之辭翰約一十二卷蓋有其名而未成書

也

花史十卷　內府藏本

明吳彥匡撰彥匡爵里未詳是書葢本常熟蔣蓥菴花編松江曹介人花品二書推而廣之得百有餘種每一花爲一類各加神品妙品佳品能品具品逸品標目附以前人遺事及咏花詩歌大都以意爲之所品第不必皆確也

花裏活三卷　編修程晉芳家藏本

明陳詩教撰詩教字四可秀水人是編輯古今花

幷故實按代分編然皆因襲陳言別無奇僻考證尤多疎漏如云五代梁有王彥章吳亦有王彥章不知楊行密之將乃王茂章後歸梁改名景仁並無所謂王彥章者其舛謬率皆類此至花裏活之名濫用李賀詩秦宮一生花裏活句然秦宮何人而可以自比乎失考甚矣

倦圃蒔植記三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曹溶撰溶有崇禎五十家相傳已著錄茲編乃溶自山西陽和道歸里築室范蠡湖上名曰倦圃

多植花木其間因記其園中所有分花卉二卷竹樹一卷各疏其名品故實及種植之法溶學本贍博故引據多有可觀惟下語頗涉纖仄尚未脫明季小品積習前有自序題康熙甲子案溶卒於康熙二十四年乙丑年八十三則此書乃其晚年游戲之筆也

北墅抱甕錄一卷 編修程晉芳家藏本

國朝高士奇撰士奇有春秋地名考畧已著錄此書前有康熙庚午自序乃其告歸後所作北墅者所

居別業之名也墅中蒔植花木頗多士奇因取果樹卉竹蔬茹藥蔓之類各疏其形色品狀以為此編凡二百二十二種其敘錄頗為詳備

名花譜一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舊本題西湖居易主人撰不著名氏亦無序跋其書襍抄羣芳譜之類而成蓋近人作所列凡二十九種而附以澆花訣盆種訣十二月花木訣所言種植之法挂漏不詳間附故實尤冗襍無緒覩其開卷敘梅一段字句凡鄙引用謬誤不過粗識文

義之人偶然抄錄成冊耳

蠙衣生馬記一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郭子章撰子章有蠙衣生易解已著錄是編摭載籍中所記馬事分上下二篇援引頗博皆著所採書名較明人他說部頗有根據唯以宛馬爲晉泰始時所獻不知漢時已有之又以果下馬爲出於魏志不知亦載於漢書捃拾未免稍略耳

虎薈六卷　內府藏本

明陳繼儒撰繼儒有邵康節外紀已著錄是編采

有黃廷鳳跋謂纔儒病瘧王穉登貽以虎苑一帙佩之而瘧愈遂爲是書凡所引用多拉雜無倫若周禮司尊彝祼用虎彝蜼彝漢書履虎尾絇履之類與談虎無涉亦皆漫爲牽綴眞所謂無關體要者也

畫眉筆談一卷 安徽巡撫採進本

國朝陳均撰均字康疇歙縣人此書皆記豢養畫眉鳥之事本不足道然養鷹諸法古人著錄姑存其目以備博物之一端

晴川蟹錄四卷後錄四卷　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國朝孫之騄撰之騄所輯尚書大傳已著錄是編搜採蟹之詩文故實分譜錄事錄文錄詩錄四門後錄又分事典賦詠食憲拾遺四門餖飣掇拾冗雜無緒在晴川八識之中最爲下乘遠不逮傳肱高似孫二家書也

蛇譜一卷　安徽巡撫採進本

國朝陳鼎撰此書記蛇之異者凡六十三則大抵皆蠻荒異怪之談不爲徵信其五十三則以後皆錄

山海經之文尤爲勦說

禽蟲述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舊本題閬中袁達德撰徐𤊹筆精云山居雜卷中禽蟲述一卷乃閬中袁達撰達字德修程榮署曰袁達德傳之後世誰復辨其姓名乎案千頃堂書目載此書亦云袁達字德修閬縣人正德癸酉舉人官貴溪縣知縣降補湖廣都司經歷與𤊹語相合然則此書實出袁達刋本誤衍德字也其書述禽蟲名義典故兼仿禽經埤雅之體聯絡成文亦

或間以排偶但有章段不分門目亦無註釋不免為餖飣之學

蟲天志十卷　安徽巡撫採進本

明沈宏正撰宏正嘉定人是書集鳥獸蟲魚異事分為六部莊子云惟蟲能蟲惟蟲能天書之命名蓋取於此

鳥衣香牒四卷春駒小譜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陳邦彥撰邦彥字世南此本題匏廬道人其自號也海寧人康熙癸未進士官至內閣學士兼禮

部侍郎烏衣香牒皆採摭燕事凡分八目前有乾隆戊午邪彥自序云分爲三卷而此多一卷疑刊刻之時分四卷以均頁數而序則未及追改耳春駒小譜皆採摭蟋蟀事分爲五門葢欲仿宋人蟹錄之例以爲談助然蒐羅雖廣而考核多疎一時寄興之作固不暇於精審也

右譜錄類草木鳥獸蟲魚之屬三十五部一百二卷皆附存目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十七

子部二十七

雜家類一

衰周之季百氏爭鳴立說著書各爲流品漢志所列備矣或其學不傳後無所述或其名不美人不肯居故絕續不同不能一概後人著錄株守舊文於是墨家僅墨子晏子二書名家僅公孫龍子尹文子人物志三書縱橫家僅鬼谷子一書亦別立標題自爲支派此拘泥門目之過

也黃虞稷千頃堂書目於寥寥不能成類者併入雜家雜之義廣無所不包班固所謂合儒墨兼名法也變而得宜於例爲善今從其說以立說者謂之雜學辨證者謂之雜考議論而兼叙述者謂之雜說旁究物理臚陳纖瑣者謂之雜品類輯舊文塗兼衆軌者謂之雜纂合刻諸書不名一體者謂之雜編凡六類

鬻子一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舊本題周鬻熊撰崇文總目作十四篇高似孫子

畧作十二篇陳振孫書錄解題稱陸佃所校十五篇此本題唐逢行珪註凡十四篇葢即崇文總目所著錄也考漢書藝文志道家鬻子說二十二篇又小說家鬻子說十九篇是當時本有二書列子引鬻子凡三條皆黃老淸淨之說與今本不類疑即道家二十二篇之文今本所載與賈誼新書所引六條文格畧同疑即小說家之鬻子說也杜預左傳註稱鬻熊爲祝融十二世孫孔穎達疏謂不知出何書史記載鬻熊子事文王早卒其子曰熊

麗熊麗生熊狂熊狂生熊繹成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嗣受封於楚漢書載魏相奏記霍光稱文王見鬻子年九十餘雖所說小異然大約文武時人今其書乃有昔者魯周公語又有昔者魯周公使康叔往守於殷語而賈誼新書亦引其成王問答凡五條時代殊不相及劉勰文心雕龍云鬻熊知道文王諮詢遺文餘事錄為鬻子則裒輯成編不出熊手流傳附益或構虛詞故漢志別入小說家歟獨是偽四八目一書見北齊陽休之序錄凡古

來帝王輔佐有數可紀者靡不具載而此書所列禹七大夫臯陶杜子業既子施子黯季子甯然子堪輕子玉湯七大夫慶輔伊尹湟里且東門𧑅南門𧑅西門疵北門側皆具有姓名獨不見收似乎六朝之末尙無此本或唐以來好事之流依仿賈誼所引撰爲贋本亦未可知觀其標題甲乙故爲佚脫錯亂之狀而誼書所引則無一條之偶合豈非有心相避而巧匿其文使讀者互相檢驗生其信心歟且其篇名冗贅古無此體又每篇寥寥數

言詞古膚淺決非三代舊文姑以流傳既久存備一家耳卷首有逢行珪序及永徽四年進書表自署華州鄭縣尉里居未詳

墨子十五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舊本題宋墨翟撰考漢書藝文志墨子七十一篇註曰名翟宋大夫隋書經籍志亦曰宋大夫墨翟撰然其書中多稱子墨子則門人之言非所自著又諸書多稱墨子名翟周亮工書影則曰墨子姓翟母夢烏而生因名之曰烏以墨爲道今以姓爲

名以墨爲姓是老子當姓老耶其說不著所出未足爲據也宋館閣書目稱墨子十五卷六十一篇此本篇數與漢志合卷數與館閣書目合惟七十一篇之中僅佚節用下第二十二節葬上第二十三節葬中第二十四明鬼上第二十九明鬼下第三十非樂中第三十三非樂下第三十四非儒上第三十八凡八篇尚存六十三篇與館閣書目不合陳振孫書錄解題又稱有一本止存十三篇者今不可見或後人以兩本相校互有存亡增入二

篇蓋抑傳寫者訛以六十三為六十一也墨家者流史罕著錄蓋以孟子所闢無人肯居其名然佛氏之教其清淨取諸老其慈悲則取諸墨韓愈送浮屠文暢序稱儒名墨行墨名儒行以佛為墨蓋得其真而讀墨子一篇乃稱墨必用孔孔必用墨開後人三教歸一之說未為篤論特在彼法之中能自嗇其身而時時利濟於物亦有足以自立者故其教得列於九流而其書亦至今不泯耳第五十二篇以下皆兵家言其文古奧或不可句讀與

全書爲不類疑因五十一篇言公輸般九攻墨子九拒之事其徒因採摭其術附記於末觀其稱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守固之器在宋城上是能傳其術之證矣

子華子二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舊本題晉人程本撰按程本之名見於家語子華子之名見於列子本非一人呂氏春秋引子華子者凡三見高誘以爲古體道人是秦以前原有子華子書然漢志已不著錄則劉向時書亡矣此本

自宋南渡後始刊板於會稽晁公武以其多用字說指爲元豐後舉子所作朱子以其出於越中指爲王銍姚寬輩所託而又疑非二人所及周氏涉筆則據其神氣一篇指爲黨禁未開之時不得志者所爲今觀其書多采掇黄老之言而參以術數之說呂氏春秋貴生篇一條今在陽城渠胥問篇中知度篇一條今在虎會篇中審爲篇一條則故佚不載以掩剽剟之迹頗巧於作僞然商榷治道大旨皆不詭於聖賢其論黄帝鑄鼎一條以爲古

人之寓言足正方士之謬其論唐堯士堦一條謂聖人不徒貴儉而貴有禮尤足砭墨家之偏其文雖稍涉漫衍而縱横博辯亦往往可喜殆能文之士發憤著書託其名於古人者觀篇末自叙世系以程出於趙睢睢不忘其宗屬其子勿有二心以事主則明寓宋姓其殆熙寧紹聖之間宗子之忤時不仕者乎諸子之書偽本不一然此最有理致文彩辯其贋則可以其贋而廢之則不可陳振孫謂其文不古而亦有可觀當出近世能言之流實

爲公論晁公武以謬誤淺陋譏之過矣

尹文子一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周尹文撰前有魏黃初末山陽仲長氏序稱條次撰定爲上下篇文獻通考著錄作二卷此本亦題大道上篇大道下篇與序文相符而通爲一卷蓋後人所合併也莊子天下篇以尹文田駢並稱顏師古註漢書謂齊宣王時人考劉向說苑載文與宣王問答顏蓋據此然呂氏春秋又載其與湣王問答事殆宣王時稷下舊人至湣王時猶在歟其

書本名家者流大旨指陳治道欲自處於虛靜而萬事萬物則一一綜核其實故其言出入於黃老申韓之間周氏涉筆謂其自道以至名自名以至法蓋得其真晁公武讀書志以爲誦法仲尼其言誠過宜爲高似孫緯畧所譏然似孫以儒理繩之謂其淆雜亦爲未允百氏爭鳴九流並列各尊所聞各行所知自老莊以下均自爲一家之言讀其文者取其博辨閎肆足矣安能限以一格哉序中所稱熙伯蓋繆襲之字其山陽仲長氏不知爲誰

李淑邯鄲書目以爲仲長統然統卒於建安之末與所云黃初末者不合晁公武因此而疑史誤未免附會矣

愼子一卷（少詹事陸費墀家藏本）

周愼到撰到趙人中興書目作瀏陽人陳振孫書錄解題曰愼到趙人見於史記瀏陽在今潭州吳時始置縣與趙南北了不相涉蓋據書坊所稱不知何謂也則稱瀏陽者非矣明人刻本又云到一名廣案陸德明莊子釋文田駢下註曰愼子云名

廣然則駢一名廣非剸一名廣尤姘誤也莊子天下篇曰愼到棄知去己而緣不得已泠汰於物以爲道理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者也謑髁無任而笑天下之尚賢也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椎拍輐斷與物宛轉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知慮不知前後魏然而已矣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己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故

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夫塊不失道豪傑相與笑之曰愼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云云是愼子之學近乎釋氏然漢志列之於法家今考其書大旨欲因物理之當然各定一法而守之不求於法之外亦不寬於法之中則上下相安可以清淨而治然法所不行勢必刑以齊之道德之爲刑名此其轉關所以申韓多稱之也語見漢書藝文志其書漢志作四十二篇唐志作十卷崇文總目作三十七篇書錄解題則稱麻

沙刻本凡五篇已非全書此本雖亦分五篇而文多删削又非陳振孫之所見葢明人捃拾殘剩重爲編次觀孝子不生慈父之家忠臣不生聖君之下二句前後兩見知爲雜録而成失除重複矣

鶡冠子三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案漢書藝文志載鶡冠子一篇註曰楚人居深山以鶡爲冠劉勰文心雕龍稱鶡冠緜緜亟發深言韓愈集有讀鶡冠子一首稱其博選篇四稽五至之說學問篇一壺千金之語且謂其施於國家功

德豈少柳宗元集有鶡冠子辨一首乃詆爲言盡鄙淺謂其世兵篇多同鵩賦據司馬遷所引賈生二語以决其僞然古人著書往往偶用舊文古人引證亦往往偶隨所見如谷神不死四語今見老子中而列子乃稱爲黃帝書克己復禮一語今在論語中左傳乃謂仲尼稱志有之元者善之長也八句今在文言傳中左傳乃記爲穆姜語司馬遷惟稱賈生蓋亦此類未可以單文孤證遽斷其僞惟漢志作一篇而隋志以下皆作三卷或後來有

所附益則未可知耳其說雖雜刑名而大旨本原於道德其文亦博辨宏肆自六朝至唐劉勰最號知文而韓愈最號知道二子稱之宗元乃以爲鄙淺過矣此本爲陸佃所註凡十九篇佃序謂愈但稱十六篇未睹其全佃北宋人其時古本韓文初出當得其真今本韓文乃亦作十九篇殆後來反據此書以改韓集猶劉禹錫河東集序稱編爲三十二通而今本柳集亦反據穆修本改爲四十五通也佃所作埤雅盛傳於後已別著錄此註則當

日已不甚顯惟陳振孫書錄解題載其名晁公武讀書志則但稱有八卷一本前三卷全同墨子後兩卷多引漢以後事公武削去前後五卷得十九篇殆由未見佃註故不知所註之本先爲十九篇歟

公孫龍子三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周公孫龍撰案史記趙有公孫龍爲堅白異同之辨漢書藝文志龍與毛公等並游平原君之門亦作趙人高誘註呂氏春秋謂龍爲魏人不知何據

列子釋文龍字子秉莊子謂惠子曰儒墨楊秉四與夫子爲五秉即龍也據此則龍當爲戰國時人司馬貞索隱謂龍卽仲尼弟子者非也其書漢志著錄十四篇至宋時八篇已亡今僅存跡府白馬指物通變堅白名實凡六篇其首章所載與孔穿辨論事孔叢子亦有之謂龍爲穿所絀而此書又謂穿願爲弟子彼此互異盖龍自著書自必欲伸己說孔叢僞本出於漢晉之間朱子以爲孔氏子孫所作自必欲伸其祖說記載不同不足怪也其

書大指疾名器乖實乃假指物以混是非借白馬而齊物我冀時君有悟而正名實故諸史皆列於名家淮南鴻烈解稱公孫龍粲於辭而貿名揚子法言稱公孫龍詭辭數萬蓋其持論雄贍實足以聳動天下故當時莊列荀卿並著其言爲學術之一特品目稱謂之間紛然不可數計龍必欲一一核其眞而理究不足以相勝故言愈辨而名實愈不可正然其書出自先秦義雖恢誕而文頗博辨陳振孫書錄解題槪以淺陋迂僻譏之則又過矣

明鍾惺刻此書改其名爲辨言妄誕不經今仍從漢志題爲公孫龍子又鄭樵通志畧載此書有陳嗣古注賈士隱注各一卷今俱失傳此本之注乃宋謝希深所撰前有自序一篇其註文義淺近殊無可取以原本所有姑併錄焉

鬼谷子一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案鬼谷子漢志不著錄隋志縱橫家有鬼谷子三卷註曰周世隱於鬼谷玉海引中興書目曰周時高士無鄉里族姓名字以其所隱自號鬼谷先生

蘇秦張儀事之授以捭闔至符言等十有二篇及轉丸本經持樞中經等篇因隋志之說也唐志卷數相同而註曰蘇秦張守節史記正義曰鬼谷在雒州陽城縣北五里七錄有蘇秦書樂壹註云秦欲神秘其道故假名鬼谷此又唐志之所本也胡應麟筆叢則謂隋志有蘇秦三十一篇張儀十篇必東漢人本二書之言薈粹爲此而託於鬼谷若子虛亡是之屬其言頗爲近理然亦終無確證隋志稱皇甫謐註則爲魏晉以來書固無疑耳說苑

引鬼谷子有人之不善而能矯之者難矣一語今本不載又惠洪冷齋夜話引鬼谷子曰崖蜜櫻桃也今本亦不載疑非其舊然今本已佚其轉丸胠篋二篇惟存捭闔至符言十二篇劉向所引或在佚篇之內至惠洪所引據王直方詩話乃金樓子之文惠洪誤以爲鬼谷子耳案王直方詩話今無全本此條見朱翌猗覺寮雜記所引均不足以致疑也高似孫子畧稱其一闔一闢爲易之神一翕一張爲老氏之術出於戰國諸人之表誠爲過當宋濂潛溪集詆爲蛇鼠之智

又謂其文淺近不類戰國時人又抑之太甚柳宗元辨鬼谷子以爲言益奇而道益隘差得其真蓋其術雖不足道其文之奇變詭偉要非後世所能爲也

呂氏春秋二十六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舊本題秦呂不韋撰考史記文信侯列傳實其賓客之所集也太史公自序又稱不韋遷蜀世傳呂覽考序意篇稱維秦八年涒灘之歲是時不韋未遷蜀故自高誘以下皆不用後說蓋史駁文耳漢

書藝文志載呂氏春秋二十六篇今本凡十二紀八覽六論紀所統子目六十一覽所統子目六十三論所統子目三十六實一百六十篇漢志葢舉其綱也其十二紀即禮記之月令顧以十二月割爲十二篇每篇之後各間他文四篇惟夏令多言樂秋令多言兵似乎有義其餘則絶不可曉先儒無說莫之詳矣又每紀皆附四篇而季冬紀獨五篇末一篇標識年月題曰序意爲十二紀之總論殆所謂紀者猶內篇而覽與論者爲外篇雜篇歟

唐劉知幾作史通內外篇而自序一篇亦在內篇之末外篇之前蓋其例也不韋固小人而是書較諸子之言獨為醇正大抵以儒為主而參以道家墨家故多引六籍之文與孔子曾子之言其他如論音則引樂記論鑄劍則引考工記雖不著篇名而其文可按所引莊列之言皆不取其放誕恣肆者墨翟之言不取其非儒明鬼者而縱橫之術刑名之說一無及焉其持論頗為不苟論者鄙其為人因不甚重其書非公論也自漢以來註者惟高

誘一家訓詁簡質於引證頗舛之處如制樂篇稱成湯之時穀生於庭則據書序以駁之稱宓子為魯夫人則據論語左傳以駁之稱西門豹在魏襄王時則據魏世家孟子以駁之稱晉襄公伐陸渾稱楚成王慢晉文公則皆據左傳以駁之稱顏闔對魯莊公則據魯世家以駁之稱衛逐獻公立公子黚則據左傳衛世家以駁之皆不蹈註家附會之失然如稱魏文侯虜齊侯獻之天子傳無其事不知誘何以不糾其謂梅伯說鬼侯之女好妲己

爲不好因而見醯謂白乙丙孟明皆蹇叔子謂甯戚扣角所歌乃碩鼠之詩謂公孫龍爲魏人並不著所出亦不知其何所據又共伯得乎共首及張毅單豹事均出莊子乃於共伯事則曰不知其出何書於張毅單豹事則引班固幽通賦竟未見漆園之書亦爲可異若其注五世之廟曰逸書則梅賾僞本尚未出引詩㢘姜孽孽作轍轍轍蠡鼓逢逢作𩐨𩐨則經師異本均不足爲失也

淮南子二十一卷內府藏本

漢淮南王劉安撰高誘註安事蹟具漢書本傳漢
書藝文志雜家淮南內二十一篇外三十三篇顏
師古注曰內篇論道外篇雜說今所存者二十一
篇葢內篇也高誘序言此書大較歸之於道號曰
鴻烈故舊唐志有何誘淮南鴻烈音一卷言鴻烈
之音也宋志有淮南鴻烈解二十一卷亦鴻烈之
解也而註其下曰淮南王安撰似乎解亦安撰者
諸書引用遂併淮南子之本文亦題曰淮南鴻烈
解誤之甚矣晁公武讀書志稱崇文總目亡三篇

李淑邯鄲圖書志亡二篇其家本惟存原道俶真天文墬形時則覽冥精神本經主術繆稱齊俗道應氾論詮言兵略說林說山十七篇亡其四篇高似孫子畧稱讀淮南二十篇是在宋已鮮完本惟洪邁容齋隨筆稱今所存者二十一卷與今本同然白居易六帖引烏鵲填河事云出淮南子而今本無之則尚有脫文也公武謂許慎注稱記上陳振孫謂今本題許慎注而詳序文卽是高誘殆不可曉蘆泉劉績又謂記上猶言標題進呈非非慎

爲之注然隋志唐志宋志皆許氏高氏二注並列陸德明莊子釋文引淮南子注稱許慎李善文選註殷敬順列子釋文引淮南子注或稱高誘或稱許慎是原有二注之明證後慎注散佚傳刻者誤以誘注題慎名也觀書中稱景古影字而慎說文無影字其不出於慎審矣誘涿郡人盧植之弟子建安中辟司空掾歷官東郡濮陽令遷河東監並見於自序中慎則和帝永元中人遠在其前何由記上誘註劉績之說蓋徒附會其文而未詳考時

代也

人物志三卷　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魏劉卲撰卲字孔才邯鄲人黃初中官散騎常侍正始中賜爵關內侯事迹具三國志本傳別本或作劉劭或作劉邵此書末有宋庠跋云據今官書魏志作勉劭之劭從力他本或從邑者晉邑之名按字書此二訓外別無他釋然俱不協孔才之義說文則爲卲音同上但召旁從卩耳訓高也李舟切韻訓美也高美又與孔才義符揚子法言曰周

公之才之卻是也所辨精核今從之其註為劉昞所作昞字延明燉煌人舊本名上結銜題涼儒林祭酒薛李暠時嘗授是官然十六國春秋稱沮渠蒙遜平酒泉授昞秘書郎專管註記魏太武時又授樂平從事中郎則昞歷事三主惟署涼官者誤矣卻書凡十二篇首尾完具晁公武讀書志作十六篇疑傳寫之誤其書主於論辨人才以外見之符驗內藏之器分別流品研析疑似故隋志以下皆著錄於名家然所言究悉物情而精覈近理視

尹文之說兼陳黃老申韓公孫龍之說惟析堅白同異者迥乎不同葢其學雖近乎名家其理則弗乖於儒者也晒註不涉訓詁惟疏通大意而文詞簡古猶有魏晉之遺漢魏叢書所載惟每篇之首存其解題十六字且以卷首阮逸之序訛題晉人殊爲疏舛此本爲萬歷甲申河閒劉用霖所刊葢用隆慶壬申鄭旻舊板而修之猶古本云

金樓子六卷 永樂大典本

梁孝元皇帝撰梁書本紀稱帝博總羣書著述詞

章多行於世其在藩時嘗自號金樓子因以名書
隋書經籍志唐書宋史藝文志俱載其目爲二十
卷晁公武讀書志謂其書十五篇是宋代尚無闕
佚至宋濂諸子辨胡應麟九流緒論所列子部皆
不及是書知明初漸已湮晦明季遂竟散亡故馬
驌撰繹史徵採最博亦自謂未見傳本僅從他書
摭錄數條也今檢永樂大典各韻尚頗載其遺文
核其所據乃元至正間刊本勘驗序目均爲完備
惟所列僅十四篇與晁公武十五篇之數不合其

二南五覇一篇與說蕃篇文多復見或傳刻者淆亂其目而反佚其本篇歟又永樂大典詮次無法割裂破碎有非一篇而誤合者有割綴别卷而本篇反遺之者其篇端序述亦惟戒子后妃掟對志怪四篇尚存餘皆脫逸然中間與王戒子聚書說蕃立言著書掟對志怪八篇皆首尾完整其他文雖攙亂而幸其條目分明尚可排比成帙謹詳加裒綴參考互訂釐爲六卷其書於古今聞見事迹治忽貞邪咸爲苞載附以議論勸戒兼資蓋亦雜

家之流而當時周秦異書未盡亡佚具有徵引如
許由之父名兄弟七人十九而隱成湯凡有七號
之類皆史外軼聞他書未見又立言聚書著書諸
篇自表其撰述之勤所紀典籍源流亦可補諸書
所未備惟永明以後艷語盛行此書亦文格綺靡
不出爾時風氣其故爲古奧如紀始安王遥光一
節句讀難施又成僞體至於自稱五百年運余何
敢讓儼然上比孔子尤爲不經是則瑕瑜不掩亦
不必曲爲諱爾

劉子十卷內府藏本

案劉子十卷隋志不著錄唐志作梁劉勰撰陳振孫書錄解題晁公武讀書志據唐播州錄事叅軍袁孝政序作北齊劉晝撰宋史藝文志亦作劉晝自明以來刊本不載孝政註亦不載其序惟陳氏載其序畧曰晝傷已不遇天下陵遲播遷江表故作此書時人莫知謂爲劉勰劉歆劉孝標作云云不知所據何書故陳氏以爲終不知晝爲何代人按梁通事舍人劉勰史惟稱其撰文心雕龍五十

篇不云更有别書且文心雕龍樂府篇稱塗山歌於候人始爲南音有娀謡乎飛燕始爲北聲夏甲歎於東陽東音以發殷整思於西河西音以興此書辨樂篇稱夏甲作破斧之歌始爲東音與勰說合其稱殷辛作靡靡之樂始爲北音則與勰說迥異必不出於一人又史稱勰長於佛理嘗定定林寺經藏後出家改名慧地此書末篇乃歸心道教與勰志趣迥殊白雲霽道藏目錄亦收之太元部無字號中其非奉佛者明甚近本仍刻劉勰殊爲

失考劉孝標之說南史梁書俱無明文未足爲據劉歆之說則激通篇稱班超憤而習武卒建西域之績其說可不攻而破矣惟北齊劉晝字孔昭渤海阜城人名見北史儒林傳然未嘗播遷江表與孝政之序不符傳稱晝孤貧受學恣意披覽晝夜不息舉秀才不第乃恨不學屬文方復綴緝詞藻言甚古拙與此書之縟麗輕蒨亦不合又稱求秀才十年不得乃發憤撰高才不遇傳孝昭時出詣晉陽上書言亦切直而多非世要終不見收乃編

錄所上之書為帝道河清中又著金箱璧言以指
機政之不艮亦不云有此書豈孝政所指又别一
劉晝歟觀其書末九流一篇所指得失皆與隋書
經籍志子部所論相同使隋志襲用其說不應反
不錄其書使其剽襲隋志則貞觀以後人作矣或
袁孝政採掇諸子之言自為此書而自注之又恍
惚其著書之人使後世莫可究詰亦未可知也然
劉勰之名今既確知其非自當刊正劉晝之名則
介在疑似之間難以確斷姑仍晁氏陳氏二家之

目題書之名而附著牴牾如右

顏氏家訓二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舊本題北齊黃門侍郎顏之推撰考陸法言切韻序作於隋仁壽中所列同定八人之推與焉則實終於隋舊本所題葢據作書之時也陳振孫書錄解題云古今家訓以此爲祖然李翺所稱太公家教雖屬偽書至杜預家誡之類則在前久矣特之推所撰卷帙較多耳晁公武讀書志云之推本梁人所著凡二十篇述立身治家之法辨正時俗之

謬以訓子孫今觀其書大抵於世故人情深明利
害而能文之以經訓故唐志宋志俱列之儒家然
其中歸心等篇深明因果不出當時好佛之習又
兼論字畫音訓并考正典故品第文藝曼衍旁涉
不專爲一家之言今特退之雜家從其類焉又是
書隋志不著錄唐志宋志俱作七卷今本止二卷
錢曾讀書敏求記載有宋鈔淳熙七年嘉興沈揆
本七卷以閣本蜀本及天台謝氏所校五代和凝
本參定末附考證二十三條別爲一卷且力斥流

俗并爲二卷之非今沈本不可復見無由知其分
卷之舊姑從明人刊本錄之然其文既無異同則
卷帙分合亦爲細故惟考證一卷佚之可惜耳

長短經九卷 編修勵守謙家藏本

唐趙蕤撰孫光憲北夢瑣言載蕤梓州鹽亭人博
學韜鈐長於經世夫婦俱有隱操不應辟召唐書
藝文志亦載蕤字太賓梓州人開元中召之不赴
與光憲所記畧同惟書名作長短要術爲少異蓋
一書二名也是書皆談王伯經權之要成於開元

四年自序稱凡六十三篇合爲十卷唐志與晁公武讀書志卷數並同今久無刊本王士禎居易錄記徐乾學嘗得宋槧於臨清此本前有傳是樓一印又有健菴收藏圖書一印後有乾學名印每卷之末皆題杭州淨戒院新印七字猶南宋舊刻蓋即士禎所言之本然僅存九卷末有洪武丁巳沈新民跋稱其第十卷載陰謀家本缺今存者六十四篇云云（案此跋全勦用晁公武之言疑書賈僞託）是佚其一卷而反多一篇與蕤序六十三篇之數不合然勘驗所存

實爲篇六十有四疑難序或傳寫之訛也第一卷八篇題曰文上第三卷四篇題曰文下第二卷四篇則有子目而無總題以例推之當脫文中二字第四卷一篇題曰覇紀上第五卷一篇論七雄之事題曰覇紀中第六卷一篇論三國之事亦無總題以例推之當脫覇紀下三字第七卷二篇題曰權議第八卷十九篇題曰雜說第九卷二十四篇題曰兵權其第十卷所謂陰謀者則今不可考篇中註文頗詳多引古書葢即難所自作註首或標

以議曰三字或亦不標體例不一亦未詳其故也劉向序戰國策稱或題曰長短此書辨析事勢其源蓋出於縱橫家故以長短爲名雖因時制變不免爲事功之學而大旨主於實用非策士詭譎之謀其言故不悖於儒者其文格亦頗近荀悅申鑒劉邵人物志猶有魏晉之遺唐人著述世遠漸稀雖佚十分之一固當全璧視之矣

兩同書二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唐羅隱撰隱字昭諫新城人本名橫以十舉不中

第乃更名朱溫篡唐以諫議大夫召不應後仕錢鏐爲錢塘令尋爲鎮海軍掌書記節度判官鹽鐵發運副使授著作佐郎司勳郎中歷遷諫議大夫給事中吳越備史載隱所著有淮海寓言讒書不言有此書然淮海寓言及讒書陳振孫已訪之未獲惟此書猶傳於今凡十篇上卷五篇皆終之以老氏之言下卷五篇皆終之以孔子之言崇文總目謂以老子修身之說爲內孔子治世之道爲外會其旨而同原然則兩同之名葢取晉人將無同

之義晁公武以為取兩者同出而異名非其旨矣
書錄解題引中興書目以為唐吳筠撰考宋史藝
文志别有吳筠兩同書二卷與此書同載之雜家
類中非一書也

化書六卷 江西巡撫采進本

舊本題曰齊邱子稱南唐宋齊邱撰宋張耒跋其
書遂謂齊邱犬鼠之雄蓋不足道晁公武亦以齊
邱所撰著於錄然宋碧虛子陳景元跋稱舊傳陳
摶言譚峭景昇在終南著化書因遊三茅歷建康

見齊邱有道骨因以授之曰是書之化其化無窮願子序之流於後世於是杖𣪍而去齊邱遂奪爲已有而序之則此書爲峭所撰稱齊邱子者非也書凡六篇曰道化術化德化仁化食化儉化其說多本黄老道德之旨文筆亦簡勁奥質元陳友仁硯北襍志稱譚景昇書世未嘗見他書言其論書道鍾王而下一人而已今考書道一條見在仁化篇中而友仁顧未之見則元世流傳蓋已罕矣明初代王府嘗爲刊行後復有劉氏申氏諸本今仍

改題化書而以陳景元跋附焉峭爲唐國子司業洙之子師嵩山道士得辟穀養氣之術見沈汾續仙傳中其說神怪不足深辨又道家稱峭爲紫霄真人而五代史閩世家稱王昶好巫拜道士譚紫霄爲正一先生其事與峭同時不知即爲一人否方外之人行踪靡定亦無從而究詰矣

昭德新編二卷　直隸總督採進本

宋晁迥撰迥字明遠澶州淸豐人自其父始徙家彭門太平興國五年進士至道末擢右正言直史

館知制誥旋爲翰林學士加承旨天禧中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以太子太保致仕卒謚文元事蹟具宋史本傳是編爲其晚年所作因居昭德坊故以名書宋初承唐餘俗士大夫多究心於內典故迥著書大旨雖主於勉人爲善而不免兼入於釋氏自序謂東魯之書文而雅西域之書質而備故此五說酌中而作葢指下卷指迷五說也李淑言其服膺墳典耆年不倦少遇異人指導心要王古稱其名理之妙雖白樂天不逮其所學可知矣迥五

世孫遡搜羅家集得此書於丹稜李燾慶元中嘗有刋本明嘉靖間又有重刋本此本首題裔孫伏武重錄迥自序及李遵勗後序皆與晁遡所記相符葢猶舊本其後附迥及明晁璪晁東吳三人之詩數十首葢其後人採輯家集而未成者文不相屬實爲駢拇枝指今悉删之不著於錄焉

翼言三卷永樂大典本

宋崔敦禮撰敦禮家本河北南渡後與弟敦詩同登紹興進士官至諸王宮大小學教授愛溧陽山

水買田築室居焉是編凡分三卷上卷言政中卷言行下卷言學其造文皆規橅揚雄王通無語錄鄙俚之習然卷首以道德仁義分析差等中又以諸經傳註爲蠹道之書其旨頗雜於黄老未爲粹然儒者之言至其閒指切事理於人情物態抉摘隱微多中窾要則亦不可盡廢者雜家者流七畧著錄固不妨並存其說備採擇焉

樂菴遺書四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舊本題宋李衡撰其門人龔昱編衡有周易義海

撮要已著錄昱字立道崑山人據隆慶元年沈珠
序稱舊本五卷今定為四卷舊曰語錄今更曰遺
書然珠但稱初得語錄一冊不言其所自來又言
隨失去復得郡守曹紫峰抄本所謂初得一本當
即指天順癸未成廷珪所刻者而卷末天順己卯
鄭文康跋在刻前四年亦稱僅得抄本是終莫詳
此書授受之的也考書中所言大抵與隆萬間心
學相合卷首吳仁傑序與所作兩漢刊誤離騷草
木疏古周易諸序截然如出二手其大指以悟為

宗又述周必大書曰樂菴臨行一著實是難得禪和子亦服他葢尋常說時甚易臘月三十日直是不能瞞人此老平生跌宕到此乃得力可敬可羨亦殊不似必大之語考宋史衡本傳有臨沒沐浴冠巾翛然而逝周必大聞之曰世謂潛心釋氏乃能達生死衡非逃儒入墨者而臨終超然如此殆幾孔門所謂聞道者歟云云無乃姚江末流借此語以影撰此書此序借以助心學之瀾併所謂天順刻本之序跋亦出影撰歟不然豈此編出於淳

熙中正與朱子同時何以朱子於張九成陸九淵辨析不遺餘力而此書混儒墨而一之至輪對上殿敢謂周公亦坐禪而朱子寂無一語也疑以傳疑存備雜家之一種可矣

習學記言五十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宋葉適撰適字正則自號水心居士永嘉人淳熙五年進士官至寶文閣學士謚忠定其書乃輯錄經史百氏各爲論述條列成編凡經十四卷諸子七卷史二十五卷文鑑四卷所論喜爲新奇不屑

摭拾陳語故陳振孫書錄解題謂其文刻峭精工而義理未得為純明正大劉克莊為趙虛齋作注莊子序亦稱其講學析理多異先儒今觀其書如謂太極生兩儀等語為文淺義陋謂檀弓膚率於義理而謇縮於文詞謂孟子子產不知為政仲尼不為已甚語皆未當此類誠不免於駭俗然如論讀詩者專溺舊文不得詩意盡去本序其失愈多以及考子思生卒年月斥漢人言洪範五行災異之非皆能確有所見足與其雄辯之才相副至於

論唐史諸條往往為宋事而發於治亂通變之原言之最悉其識尤未易及特當宋之末世方恪守洛閩之言而適獨不免於同異故振孫等不滿之耳

本語六卷副都御史黄登賢家藏本

明高拱撰拱有春秋正旨已著錄是書成於萬歷丙子距拱罷歸之日已十三年故開卷即以否泰兩卦君子小人消長為言其中論裴度論劉晏皆陰以自比論李林甫論哈瑪爾原作哈麻今改正皆以陰

比徐階論盧懷愼則陰比殷士儋輩亦發憤而著書者也其間如隆慶六年宿艮鄉夢見孔子之類頗爲夸誕如謂無意之妙非意之所能爲故聖人貴忘之類亦頗涉虛無至駁伊川說春秋災異一條欲破董仲舒劉向劉歆之說遂謂天道不關於人事尤爲紕繆其他辨詰先儒之失抉摘傳註之誤詞氣縱橫亦其剛狠之餘習然頗有剖析精當之處亦不可磨五卷以下皆論時事率切中明季之弊故明史稱其練習政體有經濟才一書之中

盭瑕瑜互見云

右雜家類雜學之屬二十二部一百七十七卷皆文淵閣著錄

案古者庠序之教胥天下而從事六德六行六藝無異學也周衰而後百氏興名家稱出於禮官然堅石白馬之辨無所謂禮縱橫家稱出於行人然傾危變詐古行人無是詞命墨家稱出於淸廟之守併不解其爲何語（以上某家出某皆班固之說）實皆儒之失其本原者各以私

智變為雜學而已其傳者寥寥無幾不足自

名一家今均以雜學目之其他談理而有出

入論事而參利害不純為儒家言者亦均附

此類